

韦应物生平再考

陶 敏

中唐诗人韦应物，旧史无传，宋人沈作喆曾为作《补传》，见赵与峕《宾退录》卷九。傅璇琮先生《唐代诗人丛考·韦应物系年考证》（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，下简称《系年》）曾在《补传》的基础上对韦氏生平作了较详细的考证。1998年我曾撰《韦应物生平新考》（《湘潭师范学院学报》1998年第1期，下简称《新考》）一文，就韦应物生年、入太学、扬州之游、为河南兵曹、任滁州刺史等对《系年》作了补充考订。我与王友胜合作的《韦应物集校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）附录韦应物《简谱》即综合上述成果写成。但近年韦应物及其妻元苹、子韦庆复、媳裴棣墓志相继出土（见2007年11月4日《文汇报》）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原有研究作重新审订和补充，故作“再考”。

关于韦应物籍贯

沈作喆《补传》谓韦应物“京兆长安县人”，《简谱》改订为“京兆杜陵人”。《唐故尚书左司郎中苏州刺史京兆韦君墓志铭》：“君讳应物，字义博，京兆杜陵人也。”知拙考不误，且可据补韦应物字。但有关韦应物籍里尚有可补充者。韦应物《休沐东还胄贵里诗示端》：“宦游三十载，田园久已疏。休沐遂兹日，一来还故墟。”显然是还故乡所作。胄贵里究在何处？《全唐文》卷五三〇顾况《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赠太傅韩公（滉）行状》：“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韩滉。”知胄贵里在京兆府万年县。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》会昌〇二八《唐故京兆府兵曹参军韦公（文度）墓志铭》：“……葬于万年县洪固乡韦曲胄贵里先夫人茔之西。”知胄贵里在万年县韦曲。韦曲为韦氏聚居之地，与杜曲相邻。杜甫《赠韦七赞善》诗自注：“俚语曰：城南韦、杜，去天尺五。”指的就是这里。毕沅《关中胜迹图志》卷三：“樊川……《十道志》：即杜陵之樊乡。……《城南记》：樊川在水河北渠南，西北为杜曲，又西北为韦曲。”说

明韦曲、杜曲都在樊川，即汉杜陵县之樊乡。所以韦应物的籍贯应是京兆府万年县杜陵韦曲胄贵里，说京兆韦曲人、京兆杜陵人、京兆万年人都是可以的，说京兆长安人就错了。

韦应物卒年与终官

和大多数墓志不同，《韦应物墓志》并未提供韦应物卒年与享年的明确记载，只是说：“寻领苏州刺史。下车周星，豪猾屏息，方欲陟明，遇疾终于官舍。池雁随丧，州人罢市。素车一乘，旋于逍遥故园。……以贞元七年十一月八日窆于少陵原，礼也。”按照《辞源》和《汉语大词典》的说法，“周星”就是岁星一周天，即十二年。实际上“周星”还有另一个义项，即周岁，也就是一年。《白居易集》卷六九《祭郎中弟文》：“俯及岁暮，奄过大祥。……呜呼！自尔去来，再周星岁。”按《礼记·间传》：“既虞，卒哭……期而小祥……又期而大祥。”再周星岁，即是两年。《樊川文集》卷七《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》：“不二周岁，凡为瓦屋万四千间……”铭文却曰：“未二周星，创数万堵。”可见“周星”也可以指“周岁”，即一整年，并不一定是指岁星周天的十二年。《墓志》说韦应物任苏州刺史“下车周星”后去世，那就是说他在苏州只有一年多，不到两年。《系年》定韦应物出守苏州的时间在贞元四年七月后，又据韦应物诗歌推定“韦应物大约在贞元七、八年间卒于苏州”，则在苏州时间在三年以上，和《墓志》不合。《简谱》因贞元四年九月九日尚有《奉和圣制重阳日赐宴》诗，定其出守在贞元四年九月后，而将其卒年定于“贞元八年或稍后”，更是不可靠的。

尽管《墓志》未载韦应物的卒年，但他的卒年实可据“下车周星”一语推定。据《系年》及《韦应物集校注》，韦应物贞元五年在苏州有与顾况等唱和，六年在苏州有与邹儒立唱和，所以他出守苏州当在贞元五年初，至贞

元六年末去世。贞元五年至六年末，正一年多，可谓“下车周星”。如定其四年末任苏州，六年或七年卒，或者定五年任苏州，七年卒，都不能说“下车周星”而只能说“星岁再周”了。所以韦应物于贞元五年岁初来苏州、贞元六年卒，应当是没有疑问的。

还应当讨论的是，韦应物罢苏州刺史后是否有可能较长时间闲居于苏州佛寺的问题。《系年》据其《寓居永定精舍》诗“政拙忻罢守，闲居初理生”等语，谓韦“罢苏州刺史任，由于‘家贫’，不得即归长安故居，于是只好暂时寄居于苏州乡间的佛寺中”。那样的话，韦应物在苏州的时间可稍稍延长，而卒年也可以延至贞元七年的上半年了。但是《墓志》说，韦应物在苏州时，“下车周星，豪猾屏息，方欲陟明，遇疾终于官舍”。铭文中也说：“呜呼彼苍，歼我良牧。禁掖方拜，寝门遘哭。”“陟明”本于《书·舜典》“黜陟幽明”之语，谓官吏经过考核政绩优异得到升迁。这说明韦应物罢苏州后不久就得到了朝廷新的任命，不可能长时间闲居苏州。他新拜职的官署“禁掖”，应当是门下省或中书省，因为二省分别在宫禁的左右两旁，唐人分别称为“左掖”和“右掖”，合称则是“禁掖”。至于他的新命是什么官职，已无法知道了。大约朝廷的新命到时，韦应物已经去世，所以《墓志》仍称他“左司郎中苏州刺史”的旧官衔。

韦应物生年与享年

《墓志》未载韦应物享年，所以无从直接推知其生年。《系年》据韦应物《京师叛乱寄诸弟》“弱冠遭世难，二纪犹未平”之语，定韦生于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，又说“弱冠”可能是举成数，不一定精确，十分审慎。《新考》则据大历五年韦应物在扬州作《白沙亭逢吴叟歌》中“问之执戟亦先朝……见我昔年侍丹霄。……星岁再周十二辰……”之语，逆推一纪即十二年，定其为三卫在天宝八载，再据《燕李录事》“与君十五侍皇闱”语，以天宝八载年十五逆推，定其生年为开元二十三年（735）。今按韦应物撰《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》：“夫人始以开元庚辰岁三月四日诞于相之内黄，次以天宝丙申八月廿二日配我于京兆之昭应，中以大历丙辰九月廿日癸时疾终于功曹东厅内院之官舍。……余年过强仕，晚而易伤。”《礼记·曲礼下》：“四十强而仕。”丙辰，大历十一年。《新考》定韦应物开元二十三年生，天宝十五载年二十二与元苹结婚，正当婚嫁之年；大历十一年（776）元苹去世时，应物年四十二，正与“年过强仕”语合。若定开元二十五

年生，则大历十一年韦应物方四十岁，不能说“过强仕”了。《韦应物墓志》则说：“惜乎位未崇，年不永，而殁于泉扃，哀哉！”今定韦应物贞元六年（790）卒，享年为五十六岁，与《墓志》“年不永”之说亦合。

《简谱》系韦妻元氏之卒于大历十二年，并云“本年或十一年丧偶”。今得《元苹墓志》，可确定韦妻之卒及悼亡组诗之作均在大历十一年。

关于韦应物仕历

《墓志》载韦应物仕历云：“卯角之年，已有不易之操。以荫补右千牛，改□羽林仓曹，授高陵尉、廷评、洛阳丞、河南兵曹、京兆功曹。……除 县、栢阳二县令，迁比部郎。诏……领滁州刺史。……加朝散大夫。寻迁江州刺史。……优诏赐封扶风县开国男，食邑三百户。征拜左司郎中。……寻领苏州刺史。……历官一十三政，三领大藩。”

自羽林仓曹至苏州刺史正为十三政官，“右千牛”不过是品官子孙以荫入仕的“出身”，不是正式的官职，所以不在“历官一十三政”之内。《新唐书·仪卫志上》，皇帝上朝时，“有千牛仗，以千牛备身、备身左右为之。千牛备身冠进德冠，服袴褶。……皆执御刀、弓箭，升殿列御座左右”；皇帝出行时，“千牛备身、备身左右二人，骑，居玉路后，带横刀，执御刀、弓箭”。可见千牛是皇帝贴身的侍卫。韦应物《温泉行》云：“身骑厖马引天仗，直入华清列御前。”就正是说的任千牛时的情况。《新考》据韦应物大历五年扬州作《白沙亭逢吴叟歌》中“见我昔年侍丹霄。……星岁再周十二辰”语，定其为三卫在天宝八载，这就是他为千牛的时间，他的《燕李录事》诗又有“与君十五侍皇闱”语，知任千牛时年十五。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下》云：“凡千牛备身、备身左右，五考送兵部试，有文者送吏部。”所以韦应物为千牛不会超过五年。韦应物《赠旧识》：“少年游太学，负气蔑诸生。”《系年》引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指出，唐中宗时即已有诏令，“三卫番下日，愿入学者，听附国子学、太学及律馆习业”。《新唐书·选举志上》：“凡生，限年十四以上，十九以下。”所以，韦应物入太学只能在十九岁之前，自千牛退出后，即在玄宗天宝十载至十二载间，决不会如《补传》及《系年》所云晚至乾元、上元间。

韦应物筮仕任“□羽林仓曹”。《新唐书·百官志四上》“左右羽林军”有“仓曹参军事各一人”，正八品下。所阙之字为“左”或“右”已不可考。大约，韦应物在入太学读书后，以荫参加吏部考试得官，得任此职，其

时当在天宝末年了。其后任高陵尉一职,则当在肃宗至德、乾元中。《韦江州集》卷二有《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》诗,云:“直方难为进,守此微贱班。……兵凶久相践,赋徭岂得闲。”又有《假中对雨呈县中僚友》诗。二诗为该卷第三、四首,次永泰中洛阳丞任上之作前,当为在高陵尉任上所作。《系年》及《简谱》定《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》诗为大历中任京兆功曹摄高陵令时作,是因为不明韦应物在任洛阳丞前曾任高陵尉一职的缘故。今得《墓志》,可以纠正原考的错误了。

韦应物任廷评事无考。廷评,即廷尉评,亦即大理评事。《墓志》列此职于韦应物广德、永泰中为洛阳丞之前,当在肃宗末、代宗初,即上元、宝应中。《新考》据《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》中“少事河阳府,晚守淮海壖”一语,考定韦应物曾在安史乱后、广德中为洛阳丞前为河阳从事,《简谱》“乾元二年”下则书“本年或稍后,从事河阳府”。今《墓志》中所列“历官一十三政”并无“河阳从事”。窃以为,河阳从事与任大理评事实为一事,盖韦应物曾以大理评事佐河阳幕府。唐人墓志叙事常将“官”衔与“职”衔相区别。如白居易《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》:“君讳丹……以进士第入官。官历正字,协律郎,监察、殿中侍御史,太子舍人,水部、库部员外郎,都官、驾部郎中,谏议大夫,大理少卿,饶州刺史。职历义成军节度推官,浙西道节度判官,潼关防御判官,镇州宣

慰副使, 函使。”《韩昌黎集》卷一〇有《奉使常山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》诗,旧注:“吴郎中名丹,时以驾部郎中为宣慰副使。”《新唐书·百官志二》:“建中二年以御史中丞为理函使,谏议大夫一人为知函使。”《旧五代史·萧希甫传》:“明宗卒,以希甫为谏议大夫,复为函使。”知谏议大夫兼任知函使。镇州宣慰副使和函使分别是吴丹任驾部郎中和谏议大夫时所兼职衔,不是官衔。既然,《韦应物墓志》所叙只是十三政官的官名,所以“河阳从事”这一职衔自然不会包括在内。

《墓志》载韦应物任廷评后的仕历为“洛阳丞、河南兵曹、京兆功曹”。其为洛阳丞在代宗广德、永泰中,见其《广德中洛阳作》及《示从子河南尉班·序》,又见《唐代墓志汇编》永泰〇〇三《大唐故东平郡巨野县令顿丘李府君(璿)墓志铭》。《新考》曾考证韦应物在洛阳丞任上请告闲居后,游扬州,至大历六年左右任河南府兵曹参军,八年去任。这一点已为《墓志》所证明。据《系年》所考,大历九年后数年,韦应物任京兆功曹参军。《元革墓志》自署“朝请郎、前京兆府功曹参军韦应物撰并书”。元革大历丙辰九月卒,十一月葬。丙辰,大历十一年,知韦应物于此年九月元革卒时曾一度罢京兆功曹。此后仕历,《系年》已一一考定,《新考》亦有所补充,不复赘述。

[作者单位: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]

《全唐诗》张继诗混入元明人诗十一首考

凌郁之

《全唐诗》卷二四二收张继诗一卷,计四十七首(另一残句)。其中十二首系唐人皇甫冉、韩翃、窦叔向、顾况、张祜、李群玉、陆龟蒙诗,学者已有考辨。笔者近在撰写《寒山寺诗话》过程中,通过四库全书电子检索系统发现,另外三十五首中竟还掺入元明人诗十一首,分别是元陈高《不系舟渔集》三首、明薛《敬轩文集》八首。

陈高《不系舟渔集》十六卷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六八提要云:“高,字子上,温州平阳人,至正十四年进士,授庆元路录事,未三年辄自免去。平阳陷,弃妻子,

往来闽浙间,自号不系舟渔者。……明洪武初,苏伯衡访其遗集,厘定成编。……文格颇雅洁,诗惟七言古体,不擅场绝句,亦不甚经意。其五言古体,源出陶潜;近体律诗,格从杜甫,面目稍别,而神思不远,亦元季之铮铮者矣。”薛《敬轩文集》二十四卷,门人张鼎所编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七〇《薛文清集》提要云:“明代醇儒,为第一。而其文章雅正,具有典型,绝不以俚词破格。其诗如玩一斋之类,亦间涉理路,而大致冲澹高秀,吐言天拔,往往有陶韦之风。盖有德有言,足当之。”